

枷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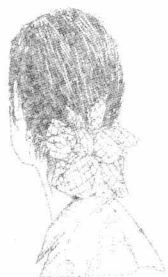
王培娟 著

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枷鎖

王培娟 著

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枷锁/王培娟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9.2

ISBN978-7-5059-6248-4

I. 枷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13897号

书 名	枷 锁
作 者	王培娟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周小丽
责任校对	潘传兵
责任印制	焉松杰 周小丽
印 刷	地质部保定地质工程勘察院美术胶印厂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11.75
版 次	200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978-7-5059-6248-4
定 价	26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故事梗概

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前夕的华东仪器厂……

多年从事政工工作的贾政英，是一个失去情感和理智的人，生活中唯我独尊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，自私而傲慢。

江成涛是个有魄力有事业心的人，深得群众的爱戴。但是，只有工作能给他带来欢乐，生活中却是一派冷若冰霜的情景。表面看来，他有个幸福的家，妻子多年从事政工工作，经常被评为“五好家庭”。两个女儿也已工作，老母亲做好一日三餐，都说他是个幸福的人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下班踏进这个家，就像踏进“寂静山林”，多年来，江成涛习惯了这种生活，不以为然。

一种新生活闯入他的眼前，他结识了尚晓纯，一种莫名奇妙的情感打动了他。从而使他感到自己缺少点什么，又需要点什么，便开始思索和比较。当他走进尚晓纯的家中，看到一个和睦的有着欢乐气氛的家庭，使他产生了联想，家庭应当是欢乐的，融洽的。

贾政英对待女儿也是一副冷漠的面孔，自己说了算。她给大女儿江岚撮合婚事——男友季彬念大一，性格孤僻，自私自利。江岚与他没有共同语言。江岚热恋的是尚晓明，两人一见钟情。她爱尚晓明确有着鲜明的个性，朝气蓬勃，勤奋好学。

二女儿江凤，因与同班同学严立志产生恋情，在懵懵懂懂中怀

了孕。从此贾政英视二女儿为下贱货，实行精神虐待，使江凤患上了精神忧郁症，不得不辍学。

江凤在失去生活信心时，遇到了尚晓明。在尚晓明的帮助下，恢复了自信，重新迈开步伐，并找回了失去的爱，同严立志重逢，两人携手共同走向新生活。

当江成涛感到生活有了新意的时候，捕风捉影的谣言扑面而来，在舆论面前，他失去勇气，造成错错错，使他陷入了泥沼。

贾政英感到这个家发生了变化，两个女儿不听话了，丈夫对她发牢骚，婆婆也想批评她。她意识到家长地位受到了威胁，于是更加严厉管教。她指责大女儿江岚找了个小流氓！辱骂小女儿江凤念念不忘那个孽种！对待丈夫采取鄙视态度，冷漠处之。

贾政英这一切手段，没能阻止家庭的破裂。江岚与尚晓明成了婚；江凤与严立志远走高飞；丈夫走向“极乐世界”；婆婆回到乡下。

自己制造的枷锁，终于戴在自己身上……

序 言

凤翔

我认识王培娟同志是1994年左右的事儿。那时,她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,开始向《北京晚报》的“五色土”副刊投稿。由于她作品的题材多取自家庭生活中的婆媳关系等,贴近广大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,适合《北京晚报》的“五色土”副刊刊载,于是许多稿件被我选用,我也记住了这位作者的名字。

此前,1983年,她曾在北京西城区一家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听过我的“古典文学赏析”课。那时,听课的学生有四五十人,每次都坐满一教室,所以我对她毫无印象。一次,她在投寄稿件的附信中问我:您是不是在西城区那家业余文化补习学校讲过课的李老师?我回信告诉了她。于是,她此后便一直称我李老师。在她一次往报社亲自送稿时,我认识了她。从那时起,她和我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。她写了东西,大都要给我看一看。

大约是2006年春天吧,一次,她在电话中对我说,她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,写成后想请我帮助看一看。我非常高兴,一口答应下来。我接到她的这部长篇小说稿之后,认真阅读,提出了我的修改意见。王培娟同志虚心根据地根据我的意见进行了加工修改,我也帮助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梳理工作。

我认为,她的这部长篇小说属于严肃文学一类,反映的是严肃的社会主题。其故事是: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改革开放初期,发生在一家国营工厂中的故事。故事并不复杂,透过这部小说的故事使人深切地感到,在这家国营的大企业中,旧的条条框框,旧的规章制度,吃大锅饭,平均分配等等,像一副枷锁,已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。透过作品中主人公的言行,透过各种人物关系,使人认识到,旧的思想、工作方法,传统的道德观念,旧的习惯势力等等,也像枷锁一样束缚着人们的思想,影响了社会的进步……这部长篇小说,反映了改革开放势在必行、势不可挡这样一个大的社会主题。

说实在话,虽然我能给她的作品提意见,但如果让我去写,我还真的写不了。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国营工厂,写各种车间的生产,写生产科的生产调度等,写得栩栩如生,让人如身临其境一般,我会束手无策。我问王培娟同志:你为什么能写得这么生动逼真?哪儿来的这些生活?她笑着对我说,她就在这样的国营企业中工作过多年。小说中写的,都是她多年的生活积累,包括旧的规章制度、条条框框、吃大锅饭等等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,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等等,都是她的亲身感受,我听了,恍然大悟。

现在,这部长篇小说经过几次大的加工修改,终于要出版了。我感到欣慰!尽管,目前这部小说中还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疏漏,但它仍然是一部深刻反映了重大社会主题的好作品。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之际,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,出版这样的作品,是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献礼!我衷心祝贺它的出版面世!

2008 年小雪

今天是“三八”妇女节。

华东仪器厂二楼会议室坐满了“半边天”，她们凑到一块儿真像一笼子鸟，唧唧喳喳说个没完。春节前刚刚整顿验收完毕，厂党委决定把计划生育工作抓一下。这些妇女，就是不注意，年年“超产”，连续三年被罚款，受批评。唉，有什么办法？大会小会宣传，到时候她们还是怀孕。

昨天党委召开扩大会议，讨论在“三八”节这一天召开妇女座谈会，总结一下教训，引起大家特别的注意。

派谁组织宣传呢？大家提了许多方案，最后党委书记许环山建议：“派老贾去吧，她年纪大一些，又是比较严肃的人，威信高，说话人们信得过。”

李明副厂长沉思了一下说：“我看不行，她那个人古古板板的，能讲出什么来？现在群众可不爱听大理论，实事求是地讲，群众才信得过，恐怕她讲不好。”

董航厂长犹豫了一下说：“老贾去吧，她年纪大一些，说话深浅没关系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说深了人家会笑话的。这计划生育工作也不好讲，讲不好会起反作用，招人讨厌。我看老贾搞了这么多年政治工作，有经验。家庭关系也不错嘛，婆媳、夫妻之间没听说

有什么不和,生活作风也很正派嘛,她讲比较合适。”

党委会开了三个多小时,决定派组干科科长贾政英负责明天的会议——计划生育座谈会。

……

妇女们陆续来到会议室。

不久前粉刷的墙壁洁白无瑕,淡青色围墙透着油漆的色泽。两排长条桌拼在一起,上面铺着天蓝色印花塑料桌布。宽敞明亮的落地窗一尘不染,窗前挂着乳白色柔姿纱窗帘。讲台前的墙壁上挂着奖状,最大的那个是1978年“WK”产品科技攻关奖,旁边稍小一点的,一个是“DY”产品质量评比奖,另一个是波导元件质量奖。最上方对称地挂着环保评比奖,技术安全达标奖,还有篮球区赛奖,文艺演出奖,唯独没有计划生育奖。

会议室的角落里,摆放着特制的高脚盆架,米黄色油漆,透着光泽。上面摆放着绿油油的米兰花,在阳光融融的会议室,散发着幽幽的馨香。

贾政英来到会议室,走到为主持人摆好的座位上。一排排米黄色贴面折叠椅,错落有致地排在长条桌四周。她带着自信而高傲的神情走进会议室,脚尖轻轻向上挑,脚步稳重而细碎。当她迈动步子的时候,蓝色咔叽布裤脚也随着轻轻荡荡地摆动着。她脚穿一双黑色五眼棉布鞋,蓝色上衣还是“文革”时期的式样,肥大而短粗。她右手拿着一个蓝色笔记本,上面别着一支黑色圆珠笔。她微微抬起头,走到讲台前款款坐下,颇有干部风度。她轻轻拂了拂耳后的短发,转身问工会干事陈玲:“小陈,到齐了吗?”

陈玲露出尊敬的微笑,轻声答:“贾科长,差不多到齐了,除了没来的……”惹得大家一阵哄笑。

随后,贾政英向四周扫了一眼,带着沙哑的嗓音说:“现在开会吧!”

会议室顿时静下来,所有的目光投向主席台。贾政英打开笔

记本，瞥了一眼，然后侃侃地谈起来：

“同志们，今天我奉党委指示，给大家召开一个座谈会。关于计划生育问题。我们厂是个老大难，年年受批评，罚奖金，咱们妇女也得争口气呀！现在，大家先谈谈，是什么问题导致不能有效地避孕？最后，我们再总结一下。畅所欲言嘛，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，今天是妇女大会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找到问题的根源，就好解决了。”

她的启发很见成效，静下来的会场顿时沸腾起来，有的交头接耳，有的嬉笑打闹。贾政英也显得很活跃，她一会儿凑到小陈耳边说两句，又回头拍拍那位妇女的肩膀，她拿起圆珠笔，敲了敲桌子：“喂喂！同志们，一个个发言，大家都听听嘛！”她探起身子向后瞧了瞧，好像在寻找哪位妇女。

大家稍稍静了一下。

“同志们，”贾政英启发说，“大家随便一点，可以自由发言，我们不上纲不上线，不抓小辫子，不必顾虑。”

忽然，坐在东墙角的一位妇女站起来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她低着头，带点山东口音说：“俺是两年的‘超产户’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俺没法子……”她吞吞吐吐，涨红了脸，“俺那个男人缺德，上床就得由着他，你说我咋办呢？”

一阵大笑，会议室好像震动了一下，那位妇女坐下了。

接着，坐在高脚盆架旁边的一位小个子妇女也站起来，她爽快地说：“我也超产了，去年做两次人流，多倒霉！一年奖金全完了，男的呀，没出息！”她顿了顿，然后说，“他净跟你要贫嘴，我说话不怕大家笑话，一会摸摸这儿，一会捅捅那儿，我呀，就不注意了……”

又是一阵大笑，贾政英埋头记录。

陈玲也站起来，她微微蹙了蹙眉头，腼腆地说：“我家那口子，夜里老捣乱，三更半夜捅醒我，稀里糊涂就有了……”

一阵窃窃私语，会场秩序有点乱了。

贾政英抬起头，看到该发言的都发了，尽管谈这样的私事有点不好意思，还是谈出了一些问题，特别是那几位“超产户”作了检查性的发言。贾政英迅速整理了笔记，归纳出几条，作总结性发言：

“同志们，我来谈一下吧。”她郑重地带着谆谆教导的神情望了望大家，“搞好计划生育工作，首先从我做起。”她抬起头，用启发的语气说，“男人嘛，哪个男人不好色？我们要从严做起，从自己做起。那就是说，平时对他们不能嘻嘻哈哈的。你随随便便地对待他们，他们就会随便对待你，男人随便起来就会惹麻烦。女人怀了孕是自己受罪！到了晚上，让他们知道，你要说了算。不然男人怎么会听你的？计划生育说白了，就是控制男人的性欲。女人控制不住男人，一定会惹麻烦，能不怀孕，能不流产？”

妇女们个个笑得前仰后合，她们最关心制服男人的奥秘。贾政英始终没有笑，她显得庄重而严肃。通过这次座谈会，如果见了成效，她的能力会得到党委的赞许。党委书记许环山在会前亲自同她谈了话：“要讲得生动一些，活跃一些，结合自身会谈一些。”

贾政英动了动身子，头歪向一边，圆珠笔不停地转动，然后抬起头将目光巡视一番，继续讲道：“同志们，大家的发言我归纳出几条，现在结合我自己的体会谈一谈。”

她低头看了看笔记本。会场更加安静了，大家屏住呼吸，静听贾政英的讲话。这讲话关系到妇女的切身利益，每个人都似乎瞪大了眼睛。

“首先，我们对待丈夫，第一个原则，就是做到床上床下一个样。”贾政英说完，解释道，“这一点大家去琢磨，就是说要正儿八经地对待男人，要保持一定的严肃性。平时你对他百依百顺的，到了晚上，他会听你的？夫妻生活要把握好尺度，这样你说话才有分

量。”

大家开始窃窃私语，有的交头接耳。陈玲小声问身边的雅琴：“你说床上床下怎么能一样呢？听不懂。”

雅琴附在陈玲耳边说：“咳，你别较真儿啊。就是说，没上床他老老实实的，上了床就由他摆布，那不行，让他老实点！”

“嘿嘿！”陈玲笑起来。

贾政英继续讲道：“第二点，到了夜晚不许丈夫胡来。对待这胡来，你们各自采取不同的方法。总之，要搞好计划生育工作，必须从女人做起。要丈夫听你的，妻子就要严厉，缺乏严厉的妻子，丈夫就会钻空子。刚才那三个例子就是证明，在计划生育问题上，女人软弱，男人就会得寸进尺，女人退让，男人不免会捅娄子！”

贾政英停顿了一下，抬起头。

会场鸦雀无声，一双双睁大的眼睛望着贾政英。这样的总结会大家愿意听，感到新鲜、好听又好笑。可是贾政英话锋一转：“好了，今天的会就到这儿，下午放假！”

会场“轰”的一声解散了，每个人脸上洋溢着轻松愉快的笑容，好像上了一堂有趣的课。她们跨出会议室大门，摩肩接踵地走下楼梯，像一股洪水倾泻下去，分散到各处。

.....

江成涛推开家门，看到妻子正坐在床上。他有点奇怪，就问：“你今天回来这么早？”在他记忆中，妻子下班回来，总是走在他后头。

“过节！”贾政英没抬头。

“哦？怎么过的？”江成涛随意问。

“跟你没关系！”她斜了丈夫一眼，拿起毛衣针。

“涛儿，”江母走过来问道，“今晚吃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行，妈。”江成涛想了想，“吃热汤面吧。”

大门又响了一下，江岚一阵风似的冲进来，兴高采烈地走到江

成涛面前。

“爸爸！”江岚大声叫道，眉宇间挂着微笑。她拍拍肩上的背包，“您瞧，这么多奖品！”她迅速打开背包，抽出一只熊猫玩具，又取出一包大白兔奶糖。

江成涛坐到沙发上，掏出烟盒，望着女儿问：“什么奖？这么高兴。”

“我们单位连续三年被评为计划生育模范。爸，您吃糖。”说着剥了一块大白兔奶糖，递给父亲。

江成涛兴奋起来，接过女儿的糖，转身走到隔壁房间。

两居室的单元房，小屋是贾政英的“养心斋”，每天下班回来，她先到小屋去休息。

“给，亲爱的。”江成涛小声说，望着妻子。

贾政英没吭气，动了一下身子，继续网小线。

“亲爱的，吃呀！”他把糖递到妻子嘴边。

“去，讨厌！”她瞪了他一眼，“多大岁数了？还爱呀爱的，对孩子什么影响？”她的心有点跳动，脸上挂着愠怒。

江成涛微微涨红了脸，想找个台阶下，想了想说：“你看人家外国，多大岁数都可以拥抱呀，亲嘴儿呀，怎么了？都成流氓啦？”他沉了沉口气，又说，“中国封建透顶，说个‘爱’字就不正经，两口子就不许说个亲爱的，想当初你别结婚好不好？一辈子别跟男人打交道。”

“一边去！贫嘴滑舌。”贾政英停住毛衣针，沉下脸。

“好好，对牛弹琴。”江成涛小声嘟囔着，捏着大白兔奶糖悻悻地走出去。他来到女儿身旁，看到女儿正摆弄熊猫玩具，当上满发条时，那小熊猫就左右摇摆着，小鼓锤就叮叮咚咚地敲起来。江岚嘻嘻地笑，江成涛也跟着笑起来。

江母听到笑声，也带着快慰的心情走进厨房。

“你们妇女节怎么过的？”江成涛跟女儿找点话说。

“下午看电影。”江岚答，把熊猫玩具摆到五斗柜上。

“什么电影？”江成涛来了兴趣。

“嗯，外国的，《永恒的山崖》。”江岚知道父亲喜欢看电影，就问，“您想看吗？我去买票。”

“什么内容？”江成涛随手把大白兔奶糖扔到桌上。

“故事片，男女恋爱的事儿。”

“唉，这个呀，没意思。”江成涛摇摇头，“我喜欢看侦探片，爱情不属于我们喽，我们是——”说着他唱起来，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……”

“嘻嘻！爸，您是鬼子呀？”江岚瞧着爸爸的眼睛，兴奋地说，“爱情属于每个人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可以得到。”她的心情正像一只雏鸟，扑棱着翅膀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对于人生，她心中更像诗一样美好，她朗诵起来：“有人，春风来了没感觉；太阳照在身上，无所谓；大河流水，看去平平淡淡；小溪潺潺，没什么兴趣……这种人能感受什么呢？只是一种声音——那就是机器！”

“看来你这个大学生，书没白念，一套一套的比我们会说。”江成涛赞口道。

“什么会说呀，这是生活真理，书本上哪有？”

“反正你们比我们强，你们有知识，有文化。像我跟你妈那会儿，到一块儿就知道傻笑，结了婚就知道一块儿过日子，挣了钱一块儿花，唉，瞧你妈现在……”江成涛想到妻子阴沉的脸，止住了话。

“我妈呀，”江岚带着孩子气，笑呵呵地说，“我妈是个木头棍儿，大木桩，顶梁柱。她不改进，不加工，老拿过去那一套炫耀，谁受得了？快成朽木啦！我妈还不知道呢。”她说得很流畅，带着年轻人的爽朗，想说就说。

“江岚！”贾政英叫道，“胡说什么呢？”她抻了抻毛线团，她喜欢一个人坐在小屋里，静静地消磨时光，好像那是她的养心斋。当

听到吃饭的招呼时,才走出来。

江岚走到父亲身旁,故意笑着问:“我妈嚷嚷什么呢?”

“江岚!”贾政英又叫,“江凤怎么还没回来?七点多钟了,该下班了。”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,一面嘟囔,一面抻抻毛线团。

“江凤今天是夜班。”江母在厨房回答。

她正在做抻面条,一组一组的面片抻出一串串精细的面条,她那骨节变粗的手指,抻起面条来却如此灵巧,仿佛在梳理年轻人的长头发。

“噢?星期一……是的,该换班了。”贾政英心里想,不禁皱了一下眉头。

二

星期天的早晨。

江母把早餐已经准备好，油条豆浆，是儿子最喜欢吃的，她起个大早去排队买的。

贾政英生活有规律，每天按时起床，清晨出去遛个弯儿，吸点新鲜空气，回来吃早餐。

江成涛喜欢松散的生活，他不紧不慢地起床，然后趿拉着拖鞋来到阳台。初春的太阳升得早了，一束阳光像舞台上的探照灯，照在窗台的海棠花上，红色的花瓣娇艳欲滴。他伸出手指逗了逗那花瓣，转身又看到墙角的小石榴，嫩嫩的小芽，已吐露青翠，仿佛渴望着春风到来。他拿起泡好的豆浆水给它们浇上，又抬头向四周瞧了瞧。

“快吃吧，都凉了！”贾政英抹抹嘴角，朝江成涛说道，“真懒，磨磨蹭蹭！”

江成涛没吭声，他知道自己不如妻子生活有规律，不怪妻子这么说。他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转身来到洗漱间。

“豆浆刚热过，快吃吧。”江母温和地说，把油条递到儿子手中，“中午吃什么？”她望着儿子问。

“春饼。”江成涛随口答，接过油条，咬了一大口。

“春天到了，该吃春饼了！”江母随声附和，她不在乎自己吃什么，而是在乎儿子吃什么，于是说，“你去买豆芽菜，火腿。”江母开

始收拾桌子,脑子里排开程序,和面,打鸡蛋,做春饼。这是藏在她心中的快乐,为儿子做一顿好吃的,爱吃的,既不嫌麻烦也不嫌累。

江成涛下了楼。他不喜欢买菜这种事,可是不做这个又做什么呢?星期天,工厂下班了,机器休息了,一切按部就班进行。他走到楼下,碰到邻居张大妈,笑呵呵地问:“大妈,您买菜去了?”

“是啊,小涛,你上哪儿,今儿不是休息吗?”

“买菜!”他晃了晃塑料袋。

“噢?老太太又让你买菜?不怕买差乎啦?你这个马大哈,今天买鸡蛋还是鸭蛋?”张大妈笑起来。

“大妈,您净跟我开玩笑,我妈干惯了,不用我们操心。今天买豆芽菜,给您捎一份?”

“呦!我可不放心,兴许记错了给我买来了小白菜,快去吧!”张大妈笑着走进楼道,从她愉快的面容可以看出,与江成涛做邻居心里踏实,远亲不如近邻。

江成涛走出宿舍大院。

向北是一条新扩建的鸿滨大道,笔直而宽敞。马路两旁搭建了商亭,四季的蔬菜应有尽有。碧绿的油菜,鲜灵的大青椒,嫩绿的蒜苗……江成涛像逛庙会。但是转悠了半天,却舍不得花钱。他虽然拥有大量的时间,口袋的钱并不富裕。工厂的机器如期休息,静静的厂房也像他一样,只是充满期待。

他走到十字路口,一回头,看到了他的“家”——华东仪器厂。这是他出入三十多年的地方,青春、年华,都为它做了奉献。他喜欢“爱厂如家”这句话,不管是建厂时走过的木栅栏门,还是如今修建的高大门廊,只要走近它就感到亲切。江成涛停住脚步,看到收发室的大门敞开着,走了进去:“尚敏,又加班呢?”说着顺手抄起一本杂志。

尚敏正在分发下周的报纸和杂志。每个星期天,她都要来这里加班,提前安排好邮局送来的大捆报纸和信件。这工作看起来